

彩虹身後的太陽是女生

舒米恩：文化乃知識和認同

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以傳說作為比喻，台灣歌手舒米恩覺得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讓他感受到：文化的傳承，不能夠「去脈絡化」。因為脈絡本身包含了久遠的歷史、人文、價值觀，是人對土地情感的源泉，若承載得愈多，音樂創作便會愈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主辦方提供、資料圖片



舒米恩為《太陽的孩子》配樂作曲者，並因此榮膺第52屆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獎。

作為澳門「台灣周」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舒米恩的《太陽的孩子》音樂會讓更多人感受到了阿美族「花樣」的燦爛、「青春」的蓬勃。談及台灣原住民藝術中的音樂層面，舒米恩口中的高頻詞一直都是「文化」，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動態的永續傳承，而非簡單的舊貌恢復。

跨界的音樂想像和嘗試

傾力演繹《太陽的孩子》音樂會，造就了舒米恩的首次澳門行。他告訴記者，澳門演出呈現的藝術特點，乃是與弦樂的互動並進行編曲；在表現樣貌上，透過將吟唱和西方古典樂器的組合，展現出阿美族語的歌謠美感。所以整體而言，澳門之行的藝術表達乃是走比較安靜、文藝的路線。而舒米恩過往的風格，則偏向民謠的搖滾，因此在風格上，《太陽的孩子》音樂會是一次新嘗試，「講勵志的故事」是非常關鍵的環節。之所以要在音樂會中加上自己的故事和創作，舒米恩認為，是因為很多人對他投入這一領域的動因比較好奇。而且就原住民語言而言，不少人還感到比較陌生，所以一有機會，自己便會多唱母語作品，向大家分享原住民的文化。

有趣的是，舒米恩自己的音樂學習乃是從高中開始。寫歌在他看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如果沒有寫歌，也不會進入現在的行業。回憶過往，舒米恩第一次創作，是為了幫助同學追求女生，所以心中會特別有成就感。那時的他，聽著學友的歌，台灣又流行宮崎駿的卡通，所以為朋友求愛而創作，便吸收了這些素材。

作為一名以原住民身份呈現音樂的歌手，舒米恩說自己選擇了電子音樂的編曲方式，

這樣的刺激感對業界的老師而言顯得比較跨界，也打破了很多對原住民音樂不一樣的想像。同時，音樂也是不同媒介的共鳴，是聲樂和樂器的交響，更是跨界的融合。舒米恩回憶道，2012年他在台灣的「國家戲劇院」演歌舞劇，與台灣「國家交響樂團」合作過，可以說是對配器和與古典樂器結合的完美運用；而曾經與沖繩的拉丁樂團合作，管樂部分只有長笛和長號。這些拉丁音樂來自美軍，卻與沖繩文化相輝映，如此藝術構成，令宏觀的效果呈現別具一格。

藝術傳承的根本：脈絡存留

舒米恩相信，每一種語言都會有自身的美感，所以對從事音樂創作的人而言，編曲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但他強調，無論怎樣都不能夠「去脈絡化」，否則語言的取代性會非常高。所以舒米恩堅信，只要脈絡仍在，文化藝術傳承的概念便會存在，進而成一種當代應用。

具體而言，舒米恩指脈絡包括了原住民語言應該有的邏輯。他向記者舉例道，在阿美族中並沒有「彩虹」這個單詞，族人們在表述彩虹時，乃是以「抓太陽的陷阱」來進行描繪。據舒米恩介紹，這源自一個傳說：「以前有兩個太陽，一個是男生，一個是女生。但男生太陽調皮搗蛋，導致部落乾旱，部落於是派遣勇士射下男生太陽，但是它太调皮，最後只能用陷阱去抓它。這個陷阱便是彩虹，而男生太陽便成為了後來的月亮。」

因此，在阿美族的文化中，太陽是一個女生。舒米恩直言，這個故事就是文化的脈絡，可以用來進行創作和取材。若簡單將彩虹意象化，則彩虹本身的文化內涵就全部沒

有了，傳承也就失去了意義。

原住民：土地關懷的旋律

原住民身份的確認和正名，在台灣經歷了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舒米恩說，在進大學之前，自己沒有原住民身份、原住民藝術的意識，但是伴隨成長，會問「我是誰？」自己的家庭、地區、城市，與自己一切息息相關的元素，在不一樣的環境中，成為刺激身份思索的動力。

台灣經歷過原住民不能使用自己語言的暗夜年代，舒米恩亦曾經歷過那段歲月。當舒米恩在台灣藝術大學讀書時，他記得三千多人的學生中只有六個是原住民。可見，在曾經的日子裡，原住民及其文化的邊緣，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舒米恩對記者說，反而是在教會中，傳教士會用阿美族語言。他回憶道，傳教士為了傳教，用母語歌來創作傳教歌曲，曲子的語感在音樂的調性上與西方歌曲不同，它保留了傳統阿美族的音階，聽起來像傳統歌曲，有傳統的性格。這對原住民音樂的發展有不小的影響。

在都市化的環境中，原住民藝術創作會有一定的斷層、消失危機嗎？舒米恩覺得有這樣的可能，但他同時很樂觀，認為網路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因為網路成為了應用語言的載體，數位化的結果，讓錄音的門檻變低。錄音的軟體程式可以使用，任何人都可以將自己的作品放在網路上。

而這種傳承的使命，也將落在年輕人身上。在舒米恩看來，新時代的工具，新時代的人會使用比較多，只要有熱情和動力，便會有希望。他坦言，物質可以放在博物館，但是歷史、故事無法放進博物館；技術與知識相結合，文化才能夠有當代價值。

美國夢

余綺平

大英博物館的展品，大多屬於千百年前的古董，如埃及木乃伊、羅馬古建築、中國明朝陶瓷器和飾物等。不過，今次破天荒地展覽一批僅有50年歷史、而且藝術價值「偏低」的版畫，引起藝評家質疑館方的安排。

長久以來，版畫被藝術界視為「不入流」，地位遠遜於繪畫和雕刻。自上世紀60年代波普文化在美國流行，版畫亦隨之大行其道。基於當時的美國政治環境和社會氣氛，孕育了一批至今仍然響噹噹的版畫大師，如最具代表性的波普藝術倡導者安迪華荷(Andy Warhol)。

華荷的絲網版畫《毛澤東》和《瑪麗蓮夢露》，就是今次最矚目的展品。大英博物館強調，希望觀眾透過展覽了解美國過去半世紀以來最尋常的歷史。

該展覽名為《美國夢：流行至今》(The American Dream: Pop To The Present)，展期至今年6月中。60年代是美國歷史上最具有活力和最動盪的時期，從肯尼迪總統遇刺、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愛滋病危機、種族主義和性別政治……

館方認為，藝術家面對變化多端的時代，作出偉大貢獻。他們從身邊的生活小節，如家居物品、廣告牌和荷里活明星等方面吸取靈感，發揮了創意，展示出一個超級大國的創新活力。

館方特別介紹美國著名版畫大師拉斯查(Edward Ruscha)的代表作《標準加油站》(Standard Station)。此畫本是布面油畫，創於1963年，後來改製成版畫，已被複印成千萬張明信片。《標》既是藝術品，也是商業推銷品，畫面色彩光亮，令人心情愉快，正代表了美國夢——幸福和美好。拉斯查1937年出生，一直在洛杉磯居住，求學



拉斯查的《標準加油站》。網上圖片

期間已兼職為廣告公司繪製廣告牌。當時加州政府對路牌廣告的管制並不嚴厲，導致巨型廣告圖像發展蓬勃。拉斯查適逢其時，傑作無數。

至於華荷的展品，他透過絲網印刷將人物物化成視覺商品，內容與消費和名人崇拜緊密相連，成為現代通俗藝術。館方說，今次展覽證明了生活與藝術關係密切——藝術是屬於普通大眾。

不過，《泰晤士報》藝評文章指出，《美國夢》的展品大多耳熟能詳，看得太多，觀感麻木了。以華荷展品為例，他的夢露已引不起觀眾激情。華荷另一名作《小電椅》(Little Electric Chair)系列，畫中用作執行死刑的電椅，因為看得太多，「已經愈來愈像一張舒適的舊沙發了。」評論文章如此諷刺它。

另一幅展出的木刻版畫《裝貨》(Stowage)，是美國黑人藝術家科爾(Willie Cole)於1997年的傑作，畫中船艙擠滿黑人，像「貨物」一樣輪往美國當奴隸。評論文章質疑，如果這次展覽是代表「美國夢」光明的一面，那麼，《裝貨》則道出美國黑暗的一面。

《美國夢》共展出70位藝術家約200幅大作，其中包括影響中國新一代藝術發展的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他出生於1925年，是美國戰後波普文化代表人。這位大師曾於1985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展，轟動一時。

百件文物中的人類文明對話

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國家博物館參觀的人，也許不會想到一塊看來似乎並不起眼的「石頭」，曾改變人類對自身歷史的認知。它跨越了百萬年的歷史，穿過了幾大洲的距離，被呈現在中國觀眾面前。

這件在國家博物館展出的石質砍砸器已有200萬年歷史，於1931年由剛從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考古學家路易利基在坦桑尼亞奧杜威峽谷堆積層中發現，這是大英博物館最古老的藏品。與它同時展出的還有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德國版畫家丟勒名作《犀牛》以及21世紀中國生產的太陽能燈。

早前開幕的「大英博物館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覽，陳列了從大英博物館800多萬件藏品中精選出的100件(組)展品，生動展現了人類文明。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表示，展覽使觀眾「領略世界文明之間的密切聯繫，體會不同文明對話和相互尊重的重要，感知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融合與影響」。

2015年9月，時任英國財政大臣歐思邦宣佈「大英博物館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全球巡展將來到北京，開啟了國家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又一次重要合作。

開幕以來，觀眾熱情高漲。據國家博物館介紹，開展近一個月來，參觀



大英博物館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出許多珍品。網上圖片

人數比預期接待量高出了一倍。

展覽中的展品縱橫200萬年歷史，橫跨五大洲，講述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的故事。

「來自全球各種文明都應該在展覽中有所體現。」大英博物館策展人貝琳達克里勒告訴記者。「我們希望闡釋相似的關切與需求，是如何在世界不同地方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又是如何體現在人們所製作的物品中。」

此次展覽中，國家博物館藏品「宣佈中國重返世界貿易的木槌與簽字筆」作為第101組展品參展，顯示當代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努力，以及為全球經濟穩定和增長作出貢獻的意願。

克里勒介紹說，每次巡展的第101組展品都是由大英博物館和承展機構共同商定，「讓展覽能夠以一件與當地觀眾產生共鳴的物品結束」。

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是觀眾中的一員，她認為這次展覽也是英中兩國間

文化交流的典範。

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吳百納將穩固的中英關係比為一座三足鼎。「我們有穩固的政府間關係；我們有穩固的經貿關係；我們也有積極的文化交流。」

大英博物館資深文物保護專家卡倫博克霍澤對中國文明喜愛已久。這是她首次來北京，繁忙的佈展日程之餘，她擠出時間去了天壇和故宮。

「每個文明都有其獨特的一面，很高興能邀請全球的觀眾來感受世界文明的多元。」博克霍澤說。

中國傳媒大學大二學生隆非非在觀展後說：「人類文明的發展與發明創造，都是基於共同的訴求，也都面臨相似的機遇和挑戰。所以，文明沒有優劣之分，也不應因此產生分歧和戰爭。不同的文明應該相互借鑒和學習，共謀發展之路。」

教育工作者張登在開展後的第一個周末，就帶著不到10歲的兩個兒子來參觀。她在每件展品前細心給兒子做解說。

「我想讓兒子明白歷史的重要性。」張登說，「歷史使人明智，明理。」

「我不期待孩子們現在能夠看懂多少，但如果他們能記住展覽中的一些，就可能在以後的成長道路上，對世界有更不同的理解。」

文：新華社